

誦詩隨筆

佩珩題簽

序

誦詩隨筆一書。吾友袁君潔珊。在龍沙督署幕府時。公餘之暇之所著也。潔珊於書無不讀。而一以通經致用爲主。弱冠時。有聲庠序。試輒冠軍。稍長。留心經世之學。於古人淑身範世之方。無不欲身體而力行之。世方承平。無由表見。時人或未之知也。迨光緒庚子。拳匪亂作。地方糜爛。潔珊乃出方略。擒巨匪。辦鄉團。閭里獲安。人乃不敢以書生目之。旋以條陳時政。受知於趙將軍次山。辛壬鼎革之際。趙公屹然爲東省長城。潔珊實左右之。近十年來。官紳各界。莫不倚重。而於興革利弊。汲引人才。尤爲亟亟。今巡閱使張公。督軍孫公。先後延爲秘書廳長。潔珊亦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嘉賓賢主。相得益彰。蓋駸駸將大用矣。今年孫公由龍沙調吉林。潔珊

應清史館之聘。寄跡京師。未幾。督辦東省鐵路宋公鐵梅。復引爲東路董事。蓋潔珊之爲人。讀書既多。閱世亦熟。而於古今中外之治亂得失。無不了然於心。了然於口。而又本之以真誠。出之以坦白。以故當世賢人君子。莫不一見傾心。爭相倒屣。羅而致之。以爲世用。雖欲息肩而不可得。是豈標榜聲氣者之所能企及哉。亦其得力於經術者深耳。庚申秋。吾奉文學專門學校成立。余適濫竽講席。潔珊乃以此書由龍沙見寄。囑爲鑒訂。卷末有金君毓黻跋文一首。篇中大旨。金君所述已詳。余尤喜其由古人之言。推見古人之意。並喜其由古人之意。有合乎今人之意。而適中乎今人之弊。古人說詩之言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作詩之意如此。今潔珊說詩之意。亦復如此。使讀此書者。能以潔珊讀詩之心爲心。則善者以爲法。惡

者以爲戒。性由是淑。情由是陶。風由是移。俗由是易。如是而潔瑯之心慰矣。古人之心亦慰矣。安見古今人不相及哉。則信乎通經之果足以致用也。慨自世風日下。學術不修。無論荒經蔑古之徒。不復知聖賢之用心爲何似。即墨守陳編者。亦多穿鑿附會。故訓鑽研。而無與於修齊治平之事。今潔瑯乃獨能仕優而學。講明詩教。於古人發憤爲詩之意。曲暢旁通。冀以挽人心而回世運。其用心亦良苦矣。鄙人竊以爲可傳。所願讀是編者。勿沾沾於字句之間。而忽其命意之所在。庶於通經致用之旨。其有合也夫。民國十年辛酉孟秋蒙古世榮序。

卷之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誦詩隨筆識語

毓黻至龍沙之翌日。鐘午廳長出眎潔珊先生誦詩隨筆一卷。且告之曰。此先生之近作也。乃受而讀之。竊見先生論詩之旨。不主詩序。不泥成說。惟涵泳推繹。以意逆志。期略見大意。衷乎性情之正而止。故於白駒也。則歎人君好賢之誠。與君子見幾之早。於萋楚也。則羨無知爲樂。而以人生之大患。在有室家。至言濁亂之世。未嘗無民彝天理。則於衡門見之。唯予言而莫予違。病坐於不讀書。則於皇華著之。凡此數篇。皆用思深。陳義遠。君子之足以處邪世而不亂。入大浸而不溺者。先生則誦言服習久矣。他如定菴生爲嫠婦之辭。不從朱傳而深合序說。讀株林。許徵舒之孝。不以弑君而長彼淫行。此又獨揭已見。迴異常解。而深得風人之旨者。嗚呼。詩

則不如不變之爲愈。深維先生之立說。豈果於不變者哉。毓黻懼讀者不察篇中命意。而以不變目先生。故附發此義。以告世之讀是書者。

民國九年十一月金毓黻謹識

重訂誦詩隨筆識語

往在庚申之歲。潔珊先生著誦詩隨筆一卷。毓猷已謬爲識語於其後矣。又歷十有四年。而著再筆。仍授毓猷讀之。蓋先生治詩既久。偶有所得。則書之於簡。微言奧旨。橫見側出。不可僂指。乃仿洪容齋隨筆之例。著爲是書。將由初筆再筆。以至三筆四筆五筆。而相引於無極。嗚呼。可謂難矣。細繹再筆之例。先錄經文。後附說經之旨。多者百餘言。少祇數語。以意逆志。期得古人之意而止。固非以多爲貴者。然與初筆之旨。往往互相發明。不具於一編。則無以觀其會通。且具錄經文。有似創作。亦非再筆之體。爰請於先生。合初筆再筆爲一編。錄初筆於國風各國雅頌各什之首。而分繫再筆於經文各篇之後。哀然成一鉅帙。可與王氏詩總聞、呂氏讀詩記、

驂後先。謂宜別易新名。題曰詩詮。而先生遜謝。謂不敢當。仍用誦詩隨筆之舊名。以示草創成書。尙待刊定之意。此又老輩撝謙。而無迂於說詩之旨者也。讀是書者。始由初筆以明全詩之旨。繼由再筆以博各篇之趣。終由經文以觀其會通。究其終始。優而游之。使自求之。曲暢旁通。無往不宜。以此治詩。而詩始易通矣。由是言之。初筆之與再筆。一如輔車之相依。可合而不可分。先生因毓黻之一言。不惜降心相從。夫豈不以是歟。舊本隨筆。刊行已久。而改訂之本。猶沿舊名。恐讀者不察其本末。而以是致疑也。故不憚辭費。而詳疏之如右。同邑後學金毓黻再識。

緒論

自從刪後更無詩。學詩而不於三百篇求之。昧其本矣。展卷重讀。即以三代後詩中境地。比照求之。癸亥九月三日後世言詩。以唐人爲極盛。漢魏六朝。未盡純全。時代使然也。若以成周比之。其詩境較後世爲何如。竊謂應復遵風雅頌之體。以驗學者之所得。豈不高於古近體之日流於薄弱耶。

成周文學。千古極盛。有文王后妃以培之於先。武周繼之。成康復遵守而保持之。是以恰到好處。爲古今之極則。而存詩之功。則孔子之所以爲聖也。

余既愛讀詩經。嘗有誦詩隨筆之印本。顧其意有所未盡。隨讀隨有所得。

既曰隨筆。本無限量也。壬申嘉平月二日

無

誦詩隨筆卷一

遼陽 袁金鎧 撰

詩經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

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

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一篇獨

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

風有正變其理則一

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

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讀朱子此序。真能將詩經之精蘊揭出。是古今之深明詩經者。莫朱子若矣。後人以朱子力駁小序。遂以爲短。此何足爲朱子病。義各有所見。故也。此序廣大精微。空前絕後。其盡之矣。

周南

國風一

關雎祇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並遊而不相狎。則摯而有別。可以人不如鳥。夫婦爲萬化之原。有別之義。足以冠三百篇。而從違所係。治亂恆必由之。葛覃服之無斁。由於親習其勞。甘苦有得之言。天下事無不

如此卷耳。憂思輾轉。設爲心境。開後世無限法門。樛木、螽斯、美其能逮下。反是則呂雉獨孤后。而禍中於家國。桃夭、化行於女子。兔置、材成於野人。芣苢、羣遊於化日光天之下。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漢廣、章末四語。一字不易。反復詠嘆。其味無窮。有曲終不見。江上峯青之妙。汝墳、果父母之孔邇。自可淡如燬之災。邑有賢宰官。雖有偏災。而人民得所依歸。心中冷暖自別。亦此意也。麟趾、果有關雎之德。自呈麟趾之祥。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有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后妃所作。思得淑女。以佐內治也。

求淑女以輔君子。乃詩之本意。若以輾轉反側屬之文王。殊不近情理。說水鳥。說荇菜。觸物起興。開千古詩壇之祖。

女德繫一家之盛衰。而況有國者。其關係尤鉅。

妬嫉爲女性所易有。好德出於至誠。故能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獨得性情之正也。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